

歷史新視界

藝術殿堂內外

杜正勝 著



中国航空工业

1950-1959



歷史新視界

藝術殿堂內外

杜正勝 著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藝術殿堂內外 / 杜正勝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04

面; 公分

ISBN 957-14-4034-5 (平裝)

1. 國立故博物院 2. 藝術—論文, 講詞等

907

93005339

網路書店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藝術殿堂內外

著作人 杜正勝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4年5月

編號 S 630130

基本定價 捌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4034-5 (平裝)



自序

「上帝要你到那裡，你就去那裡」

這是2002年5月29日柏林國家博物館副總館長、近東考古家蕭爾特 (Gunther Schauerte) 教授在歡迎我到訪之晚宴致詞勸慰我的話。不過，德國俗諺說：「上帝給一個人職務，也給他智慧。」(“Wem Gott gibt ein Amt, dem gibt er auch Verstand.”)

蟄居於中央研究院，沉潛學術研討二十年，我之接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完全超出生涯規劃之外，機會是意外，決定也多少有點意外。

然而我終究是來了，來到一個我既有些熟悉卻又陌生的地方，我自認為了解卻又相當隔膜的機構。故宮，一個匯集學術、藝術、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商務、輿情、觀瞻等多重成分的場域，我秉持向來的專長——學術研究以及由學術研究所孕育出來的人格和作人、做事方式，來推動業務，落實理想。

其實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業務相對地簡單，大家都知道，它的困難不在此，社會所關注的焦點也不在此。它有既定的形象——一個和當今臺灣不太對焦的形象；它也是某些人要堅守的象徵——一個從無疑義到有問題的象徵。面對這些叢脞糾葛的紛擾，我唯一的辦法是回歸學術，唯一的手段還是學術研究所歷練的做事方式。過去四年總總關於藝術、文化、教育與國家社會的言論與作為，都出自這種態度，留下的文字則收在這本《藝術殿堂內外》裡。

故宮當然是一座藝術殿堂，我以一個藝術圈外人入主這座世人矚目的博物館，若說全無主見，既非事實，亦無意味。我是把藝術放在人類文明和國家社會的大架構中來思考的，藝術無法脫離民族和文化，而長年累積下來的民族、文化就是歷史。藝術無法隔絕於現實，至少進入公眾領域便難完全自主；一旦與公眾接觸，藝術便會不斷地被理解，而呈

現不同的印象。所以殿堂內的藝術從殿堂外的廣大角度來解讀、評價時，產生的意義可能更深刻、更多樣。殿堂內的藝術傑作要走入殿堂外的社群才會有源源不斷的生命力。藝術之偉大，感人之深邃，不是遺世獨立就可能成就的，所以我比較傾向於從殿堂外看殿堂內。這是我對藝術的基本態度，也是這本集子命名的緣由。

這些年，我的職責的確豐富了我的生命，我也盡量在工作中擴大我的知識，深化我的思想。譬如達利展使我有機會閱讀關於達利的論著，了解達利的創作；因為辦乾隆展，我乃從中國古代的專業走入近代，而思考所謂「乾隆盛世」的真實性。

《藝術殿堂內外》記錄過去四年我著述生命的一些面貌，因職務關係雖掛我的名字而非自撰者不收，而有些寫作雖有我的觀念但我執筆者也不錄。這本集子涉及的林林總總課題，有的我稍具背景，有的則是初次接觸，但不論長篇論述或簡短序跋，總期勉自己深入了解，提出看法，以對自己的職務負責，也希望能帶給歷史界、藝術界一些刺激，為剛剛起步的臺灣博物館學探尋一些蹊徑。

記得 1990 年我開始提倡生命醫療史的研究，以作為新史學的一支。一個醫學的外行竟然研究醫療史，故不敢以醫學史之正宗自居，而稱作「另類醫學史」。2000 年的機遇，又使我以藝術、博物館的外行來規劃我國最大博物館的發展，也經常會在一些場合論述藝術、文化與社會、國家的關係，這些想法大概也算是另類藝術之流吧！

縱觀人類歷史，改造往往來自被改造者之外，很少出自改造者本身。雖然我無意要改造誰，也不想改造什麼，只不過就所思所為提出一點看法而已，本書都可以覆按，敬祈各界先進指教。是為序。

杜正勝

2004 年甲申 3 月 8 日
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藝術殿堂內外

目次

自序

一、博物館與時代思潮	1
藝術、政治與博物館	3
博物館與國家社會的發展	21
故宮願景	47
博物館自主之道	61
變革時代談臺灣博物館的永續經營	79
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	93
從國家主義到世界主義——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新思維	99
博物館的新視野	115
二、藝術展覽與歷史解釋	125
典藏、展覽與歷史解釋	127
宣物與存形——漢唐圖畫題記小論	137
關於「乾隆盛世」的另一視野	169
蒙古「黃金氏族」的推測	189
蒙古太平的文化格局	211
來自天蒼野茫世界的遺留	215
天可汗的世界	225
絕對王權的幽雅品味	229

宮廷藝術的文化與政治面向	233
好古的心態	239
見證法國近代社會變化的美術	243
沒有邊界的創發——迎接超現實主義宗師達利大展	247
藝術與歷史情境——「德藝百年展」序	251
三、藝術文化外篇	255
對臺灣原住民文物典藏的省思	257
來自碧落與黃泉	263
文明國家的指標	267
中國古典時代的信息	271
千古金言話西周	275
缺乏近代性的典藏	277
乾隆盛世的表層與內裡	279
野狼子孫的藝術	281
劇烈世變的福爾摩沙	283
蕃薯的第一條根	287
回顧歷史 策勵未來——福爾摩沙特展訪談錄	291
異國風情——亞洲文物展	299
我對古董的態度	303
四、故宮經營點滴	305
持氣履恆的江兆申	307
觸摸臺灣脈搏的李梅樹	311
普世之美	313
世紀五願	317
一個被遺忘的傳統	319

展覽的常規	323
故宮之友	325
傳播藝術的天使	327
開啟藝術之門的鑰匙	329
年報序言	331
宗族與族譜	337
宋元善本圖書展的聯想	339
 五、文化播種者	 343
古典勇者的畫像	345
巨大身影的張光直	355
普世價值的柏楊	357
古典君子的余英時	361
拔出所栽的林宗毅	365
護持文化的劉振強	373
良渚補篇的林志憲	377
畫壇長青吳梅嶺	379
水墨異域朱振南	383
童蓮天地	385
與自然對話	387
 索 引	 389



博物館與時代思潮

藝術、政治與博物館

三個範疇的交集

博物館的種類雖然很多，傳統以藝術傑作為主體的博物館，在新思潮的衝擊下，似乎逐漸喪失絕對主導的優勢。不過要成為世界級的博物館，恐怕仍然非有人類最高創作的遺產不可。換句話說，博物館還是脫離不了高級藝術品的典藏，當然，這樣說並沒有否定地方或社區博物館的功能。

博物館與藝術的密切關係應該是不證自明的，至於政治，有人不免質疑與藝術的博物館有何關係。其實藝術、政治與博物館三者之間的糾葛，是博物館學的重要課題，也是我進入博物館界一年多經常要面對的問題，至少對我所主持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來說，可以算是本務的範圍。國立故宮博物院在體制上屬於部會層級，而在臺灣近年政治思想的光譜中是中國派與臺灣派交爭之地。不知幸或不幸，我出任為博物院院長，遂比一般正常的博物館館長有更多機會體會藝術與政治的微妙關係，對新博物館學此一重要課題也有實際的經驗。

首先簡要地陳述我對這三個範疇交集的一些基本概念。

政治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政治正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說的，「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❶生而為人，只要過群體生活，就離不開政治，這是廣義的；狹義的政治則指少數的政治專職人士以及他們的工作。

藝術因人的存在才有其價值，則任何藝術恐怕都和廣義的政治有所

❶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1253^a4，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 1996）。

交涉，而與狹義的政治距離可以（或說「應該」）比較遠。博物館收藏藝術品，本質上它便承受藝術品所包涵的廣義的政治意義；但博物館同時是展覽的場所，展覽是藝術品的認識與詮釋，所以會不斷地呈現廣義的政治意涵。這是無可避免的，也不必諱言。

不過有的博物館可能在某種特定的環境或歷史背景之下，會與特定的政治權力糾結在一起，傳達特定的意識型態，甚至代表特定的政治象徵，依我看這應該屬於狹義的政治了。理性作法，大概多數的博物館人員都會盡量避免，然而大部分的情況則是權力結構、意識型態以及象徵意義鋪天蓋地而來，構成廣義政治的局勢或情境，這時博物館便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因此，所謂廣義的政治或狹義的政治，只能在校園內、學術社群中做概念性的分類，落實到實際業務（即所謂專業），往往是糾纏不清的，這是此課題值得研究討論的地方。

我的學術背景是歷史學者，不是博物館館員。因為一個特殊的機緣，我成為我國最大、在世界上也是極負盛名的博物館館長。由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政治特殊性（這是世界博物館中少有可與比擬的），它與所在地之特殊歷史關係（恐怕也是世界少有的），以及院長在國家體制中的特殊身分（這絕對是世界其他博物館館長不會碰到的），就政治層面考慮，我不宜公開直接表達我對博物館與政治的看法；不過，我是一個學者，習慣於追究真相，所以願意把我思考的問題提出來向博物館同行請教。

博物館不能與時代社會脫節，世界重要博物館的歷史雖然我尚未做過充分研究，不過推測每一個大博物館都會有動人的歷史。國立故宮博物院也不例外，它與時代社會的關係尤其緊密，長期投入在中華國族的建構中。但這樣的社會大脈動近年在臺灣已產生本質的改變，客觀環境不同，本院的角色和任務自然需要重新省察。

藏品的政治基因

「國立故宮博物院」，這是我主持的博物館的正式名稱，一般通稱「故宮博物院」，是不正確的，在國際場合往往加上「臺北」兩字，以別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單單名稱，你們就嗅到類似於運動場上 Chinese Taipei 這樣充滿政治的氣味了。

現在在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不等於 1949 年以前的故宮博物院，然而由於兩者存在著密切的歷史淵源，遂讓國立故宮博物院帶有先天的濃厚政治基因。

先說典藏。博物館的基礎是典藏，本院藏品相當大的分量來自紫禁城，因為民國以來複雜多變的政治情境，使本院藏品的法律歸屬問題成為敏感的政治話題，譬如北京的故宮博物院會不會索回藏品，而本院赴外國展覽的先決條件必須獲得當地國保證歸還的法律文件，才可能考慮借出展覽。

不論臺北或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典藏多屬於清宮文物。這些文物在改朝換代後，所有權的歸屬是經過一番曲折的過程才變成國家公產的。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宣布退位，經過斡旋，訂定〈清室優待條例〉，清帝獲得權益保障，其中第七款云：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②。

此文件提到「私產」，係相對於「公產」而言，但何者屬私，何者屬公，〈優待條例〉沒有界定，亦未再訂定「細則」予以規範。到 1924 年 11 月 5 日中華民國國務院修正〈優待條例〉，第五條云：

② 〈中國大事記〉，《東方雜誌》8: 10，頁 14。

清宮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歸民國政府所有^③。

不論是「大清皇帝」還是「清宮」或「清室」，其所有的「私產」是否包括古代文物，是值得探究的歷史問題。

故宮文物原來存放在紫禁城宮殿中，是皇帝生活的一部分，在清室看來，理應屬於私產。溥儀的英文導師莊士敦 (Reginald F. Johnston) 倒為清帝找到一份頗為有力的間接證據。1914 年以盛京皇宮與熱河行宮的文物為基礎，民國政府設立古物陳列所於文華殿和武英殿。1916 年國務總理段祺瑞給當時總統黎元洪的報告提到：

此項古物係屬清室私產，本擬由政府備價收歸國有，徒以財政支絀，迄未實行^④。



國務總理段祺瑞書黎元洪

③ 〈中國大事記〉，《東方雜誌》21: 23，頁 123；沈亦雲，《亦雲回憶》，頁 206，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④ 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300 附原件影本，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清宮古物是遜帝的私產，可能是當時一般的認知，否則溥儀將古物賞賜親信近臣或向銀行抵押借款，他的小朝廷內務府甚至公開拍賣^⑤，民國政府皆未聞問阻止。

在帝制時期，連國家都是皇帝的家產了，何況古物。然而既已轉為民國，古物到底能不能簡單地認為皇家私產恐怕也有疑問，段祺瑞上述的報告即透露這層考慮，他說古物陳列所的藏品：

國粹重要，為中外觀瞻所係，自未便由清皇室收回，而未經付價以前，究未能屬諸國有。

在法理的權衡上出現兩難，既是「私產」，但又似乎應該算作「公產」。如此兩難不限於古物陳列所之文物而已，凡皇宮舊物都有這個問題。難怪當溥儀被限令出宮時，清室仍振振有詞，認為「宮內各物原屬愛新覺羅氏的私產，當然有自由處分管理權，不能點收」^⑥。

這個難題最後不是以法律解決，而以溥儀未遵守〈優待條例〉，強制驅離紫禁城收場。帶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督徒將軍」馮玉祥不滿溥儀及一小撮遺老遺少仍在紫禁城內做白日夢，當他的國民軍攻入北京城後，於1924年11月5日由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通令溥儀即日遷出皇宮。溥儀及其他宮內人員攜帶出宮之物皆須檢查，但鹿、張也承認「何者為公，何者為私，現尚在未定之數」^⑦，於是委由國務院組織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包含清室代表）來決定。根據1925年1月底的「溥儀取物賬」皆係日用衣物^⑧，以及要取乾隆磁器和仇英《漢宮春曉圖》被

⑤ 富田昇，〈文物流出の背景と諸相〉，《東北學院論集人間・言語・情報》110（1995，3）；Johnston, op. cit., pp.293, 322。

⑥ 吳瀛（吳景周），《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卷1，頁3下，線裝，出版年不詳，可能在1932年，1971年世界書局影印。

⑦ 吳瀛，前引書，卷1，頁4下-5上。

拒^⑨，我們可以知道委員會對「公產」和「私產」認定的一些標準，大概日常生活必需品才算私產，其餘皆是公產。

經過這個斷然措施，延宕十幾年的問題才解決。於是清宮皇室認為「私產」的舊藏文物乃轉而成為全國人民的「公產」。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周年慶時，理事長李石曾說：「以前之故宮，係為皇室私有，現已變為全國公物，或亦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⑩國務院授權的〈清室善後委員會組織條例〉明訂清室所管各項財產，「由委員會審查其屬於公私之性質，以定收回國有或交還清室」^⑪。

善後委員會一開始清點文物，訂定的管理規則就非常嚴格，用以昭信國人，或許也是在「私產」和「公產」混淆的氣氛下所採取的必要措施，這些管理規則基本上沿襲到今天，從博物館的學術發展來看，利弊得失頗難斷言。

與國運同步

巴黎的羅浮宮 (Louvre)、聖彼得堡的冬宮 (Hermitage)、伊士坦堡的托波卡庇 (Topkapi)、馬德里的帕拉多 (Prado)，都和故宮博物院一樣，從帝王皇宮變為國家博物館，但我不能肯定，世界上是否還有第二個博物館像故宮博物院，館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同步。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塑造



故宮博物院首任理事長李石曾 (1881-1973)

⑧ 吳瀛，前引書，卷1，頁43下-45下。

⑨ 吳瀛，前引書，卷1，頁32上-32下。

⑩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李石曾先生文集》第四編，頁241，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1980。

⑪ 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頁10，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57。